

赵宾,女,1970年生,网名“凿冰煮雪”。通川区中医院内科医生,曾经的文青一枚。从医20余年,感悟颇多,常思述之与人,言之不尽泄于笔端。把自己所思所思所悟用文字表达出来,和朋友们分享快乐,分担忧伤。



牙齿的离别

□小米

有天在母亲家吃饭,饭后,母亲坐在一个小板凳上,嘴里不住孳动着。我一眼望去,母亲微微张开的嘴里,舌头上还粘着饭粒。

我走过去,示意母亲张开嘴,我要看看母亲嘴里的牙。母亲竟有些羞涩,不过她歪过头去,朝我张开了嘴。我看见,母亲嘴里,只剩下稀稀疏疏的几颗牙齿了,其中有几颗还是断落了的牙。牙齿少了,咀嚼也成了件艰难的事儿。

有次我同友人孙胡子闲聊,不约而同说起了母亲健康的话题。孙胡子说,有天他看见83岁的母亲空洞的嘴里,只剩下3颗牙了。孙胡子说,那一刻他心里好难受。孙胡子告诉我,他母亲牙齿不好使了,却执拗着不去医院安假牙,每顿饭都是软软的粥,不过只要儿女们回家,母亲还会蹒跚着脚步,去厨房里为孩子们做上喜欢吃的饭菜,然后坐在一旁,笑眯眯地望着儿女们吃饭。

天下还有多少这样的儿女,在关心着老去的母亲嘴里还有几颗牙齿。那些离开母亲嘴里的牙,曾经如一架沉沉老磨,缓缓碾动出养育儿女们成长的乳汁琼浆,操持着一个家的运转。

我进入中年以后,常在梦里梦见掉了牙齿,甚至,一颗又一颗,多米诺骨牌一样,全摔光了。

母亲说过,梦见上牙脱落,是亲人不好的兆头,下牙脱落,是疾病的预示。所以,我对梦见牙齿的脱落,心情敏感而脆弱。我知道,我飘摇在浩大天地间,如一张纸在风中那么薄,最终,一些东西要离我而去,剩下我与白茫茫的世界告别。

在那些人骨化石里,最顽强留下的,依然是人的牙齿。你看那呼喊的寂寞造型,俨然生命里切合的齿轮,在苍凉的岁月深处,一直咬紧牙关,成就了千年万年的化石。有一次在坡地挖野菜,一锄头挖下去,竟挖出一块人的头骨来,张开着的头骨,那一排泛着白光的牙齿,像是在用力喊话。我震惊不已,赶紧用土掩埋了头骨,慌忙逃离,我怕那牙齿突然喊出声音来。

一个人的牙齿,在28—32颗之间。可大多数人,并不知道自己到底有多少颗牙齿。我也是在21岁那年,和一个有一颗小虎牙的女子恋爱,在一次亲吻以后,然后我求她,帮我数一数嘴里有多少颗牙。她掰开我的嘴,睁大眼睛开始数:“1、2、3……29”,数到29时,戛然而止。从此我知道了,我就靠这29颗牙齿,咀嚼着我的人生。母亲告诉过我,我是在第7个月,长出了第一颗乳牙。在6岁那年,第一颗乳牙掉落,母亲让我把它扔在房顶上,在一个少年的心中,我就有一种别离的凄然。大约是在3个月以后,我去寻找过那颗牙,却没了踪影,它是被风吹跑了,还是……

乳牙一掉落,从此开始恒牙的生长。牙齿的生长,多富有人生的况味,那些乳牙咀嚼的东西,只是哺育我们初尝人世时的养分,最后得让位给恒牙,来喂养漫长的岁月。

这么多年来,牙齿一直默默忙碌着,我用29颗牙,咀嚼着来自大地奉上的食物,吞咽下去,然后消化,维持着生命。说一个人生气了,有气得咬牙的说法。这么多年来,哪怕是和最亲的人,我也有过气得咬牙的举动。这就好比和舌头的整日亲昵,也有牙齿把舌头咬出了血的时刻。我总是惊讶于舌头的自我愈合功能。相依为命相濡以沫,说的就是牙齿和舌头的关系。

37岁那年,我患牙炎,深夜里痛得惊醒。这倒没什么,牙齿还在呢。39岁那年秋天,我真掉了一颗牙齿。起初,摇摇欲坠,我却舍不得拔牙。我知道,在这个年纪,一拔,一颗牙齿就是永别。在一个下午,它实在是坚持不住了,连血也没有流一点,牙齿就突然脱落了。我突然难过了,用力包住嘴,含住牙,我不想吐出来,我想靠这样的坚持,那颗牙,再次神奇地回归在我的牙床上。

最后,我把掉落的这颗牙齿,摊在掌心。我凝望着它,想起它陪伴我咀嚼的多年岁月,我内心的一些苦楚,甚至恶语相向,我和相爱人的缠绵、对一些东西的撕咬吞噬、对生活的沙哑吟唱,牙齿是做了见证的啊。

如何处理这颗牙齿,我琢磨了好久。最后,我独自来到大河边,把这颗牙齿抛向奔腾的河流。我回家告诉爱人,我掉了一颗牙齿,她笑了笑,还有28颗嘛。我把抱住她,眼眶湿润了。

目送牙齿的离别,也是对一段岁月的深情回首。

养儿防老,错了吗?

医院电梯上上下下,最是老弱病残密集地方。只8层楼高的医院,年轻人一口气登上去,比等电梯快很多。每天上下班喜欢乘电梯,不是因为赵医生老了,实在是想不穿白褂子时,听一听患者对疾病、医疗、生死的议论。

那天,两个七八十岁的老人,在儿女搀扶下,气喘吁吁议论起马路边常年乞讨的老人。就有人附和着怜惜今天风这么大,这家人的子女(据说有几有女)太狠心。拉拐的老太太就骂着地板,恨声咒骂:这种儿女没得好下场。

上班查房,服侍老人的子女疲倦地抱怨:也不是我说小话,别人父母多少给子女攒点家产,他没钱,还不晓得自己注意,三天两头住院,我们又要上班,各自还有家,压力好大。

如同坐在车里,总是看行人不守规则,走在马路上,又觉得是车辆没有秩序。人更多时候是站在自己的立场考虑问题,老人和子女各有心酸,处理不当就相互怨恨起来。

小时候,和小伙伴议论,爸爸妈妈对我们太好了,当父母很吃亏;年轻有了自己的孩子,独生子女,对他的关注N合一,以为爱孩子是本能。接受西方观点:“你的孩子,都不是你的孩子,他们是渴望生命自身的儿女。”对养儿防老的观点很不以为然,觉得那是用爱索求回报,目的性极强为功利。

不知什么原因,近几年,科室收到被家人遗弃的病人,比前些年发生得频繁一些。他们多是一些老年男性,自身存在很多缺点,年轻时或荒唐或懒惰或暴虐,让家人伤了心绝了望,每次要求他们子女尽责时,便是相互推诿,甚至绝情诅咒。

这些对年迈父亲的遗弃,还不足以让我担忧,改变对养儿防老观念的看法。毕竟母亲是生命的起源,母爱是世上最伟大的感情,遗弃母亲所承受的社会压力和良心谴责,相信可以阻止绝大多数的犯罪(赵医生认为,不管什么原因,遗弃老人都是犯罪)。

但是总是有人会刷新我的道德底线。一个中年男人送女友住院,脑梗塞偏瘫失语和严重肺病,留下女人女儿的电话号码后,男人消失了。这个女儿自己也是母亲,她用很多无可奈何的理由拒绝到院,任其母亲自生自灭。但是医院没有放弃,女人恢复很好,留下一

些后遗症,生活能自理但丧失了劳动能力。女儿最终到医院缴纳了医疗费,接母亲回家。

望着女人微微跛行、风韵犹存的背影,我知道,她后半生的生活质量,就看儿女的能力和对她的孝心。这个女人和我同龄,以为还比较遥远的养老问题,突兀得让我感到了紧迫。养儿防老,这个传统的观念错了吗?

最经典教育子女孝顺的故事,一个是把母亲背到很远的地方,母亲怕儿子回家迷路,沿途撒豆子,母爱感动了儿子;一个是孙子说,爸爸背篋不要丢,以后我好背你,报应威胁了儿子。

只是生活不是故事,结局明朗,现实的情节更复杂,总是拖泥带水、界限不明。老人诉说抚育的辛苦,恨儿女不懂回报;子女诉说生活的压力,怨老人不近人情。

都说人生如戏,每一天凡尘中上演千百场,医院里总是逆境中演出。于是更能考验人性、考验技艺、考验实力。

养儿防老这出戏,是父母和子女两代人同场演出,主角是父母,情节就欢喜和谐,换了儿女唱主角,结局就不好预测。

古云:父母之爱子,则为之计深远。父母,年轻时努力,中年时豁达,老年时智慧,经营好自己的人生,有健康的身体、良好的社会关系、足够的养老保障,让子女没有窘迫的压力,孝顺父母既轻松,又良心安宁,这才是真爱孩子。

有些父母,年龄不大,早早放弃自我努力,打着亲情牌索要子女的回,把人生的下半场完全交给儿女主演。碰到儿女能孝顺,倒也功德圆满,不巧子女也困顿潦倒(比例偏大),两厢里就战火纷飞,疾病时医院就常常躺着中枪,被流弹击伤。

所以,在社会保障还不能覆盖所有老人的情况下,养儿防老既是传统,也是现实。希望这不仅仅是道德层面的约束,更应该受法律制约,对于遗弃亲人的行为,至少应该归于诚信缺失,限制子女部分行为,以儆效尤。

养儿防老,没有错,只是别让子女抢了你的主角位置,被动地生活在子女的道德和能力范围内。年轻时努力,到老都能自我掌控人生,养儿防老,便是幸福的合家欢。



凤凰山

都市慢生活

生活

06

2019年3月1日

星期五

邮箱: 3213456266@qq.com

主编:郝良
责编:李奇